



雙城記 何冀平

# 是海還是草原

期待爾冬陞導演在內地拍的新戲《海的盡頭是草原》，還沒有上畫，已被北京國際電影節選為開幕片。電影根據歷史上「三千孤兒入內蒙」的真實事件改編。上世紀五十年代末，中國遭遇「三年自然災害」，大批南方孤兒面臨營養不良的生命危機。內蒙古主動請纓，將近3,000名南方孤兒接到草原，立下軍令狀「接一個，活一個，壯一個。」全國性的災荒，有天災有人禍，整個中國沒有飯吃，到處都有慘劇。草原上也並不會太富裕，但守著大自然，總比在城市守著一桌兩椅一張床靈活得多。記得在最困難的日子，一個人一個月二兩油三兩肉，我家除了靠香港寄來的鐵桶豬油，還接收過來內蒙古親友送來的黃羊。

把孩子們交給淳樸善良的牧民們收養，真是選對了家，孩子有了活路。我曾經到過草原，走進一個草原小姑娘的家。小姑娘阿木是草原「五彩兒童合唱團」的主唱，說起五彩合唱團故事就多了，香港原風風衛視中文台台長王紀言，在他的出生地呼倫貝爾，組成一個民間兒童合唱團，選的都是普通牧民家的孩子，一個比一個可愛，一個比一個唱得好。小姑娘阿木是主唱，阿木長得端莊秀氣，有股骨子裏的高

貴，我很好奇，想看看這小百靈鳥的家，她是怎麼長大的。

車在一望無邊的草原上跑了3個鐘，空曠草原上出現一個孤獨的蒙古包。走進去，裏面幾乎什麼也沒有，兩張簡易木床已經斑駁掉漆，床腳也彎曲了，這就是全部的傢具。父親很少見到外人，尷尬地站著手足無措，黑紫色的臉上，烈陽與風沙留下刻痕。母親身上沾滿草籽，粗糙的手和臉，忙著把新宰的羊肉、奶茶、奶乾放上小桌，狂風捲著沙塵，從蒙古包頂直灌下來。

語言不通，沒有太多話說，鎮長鼓勵他們唱歌，他們大方地隨口唱來。父親呆滯的眼神活泛起來，母親清秀的長眉挑動起來，歌聲飽滿、深情、滄桑、豐沛，純粹得像剛擠出的羊奶，四面透風的帳篷，頓時漲滿春色。百靈鳥般的小姑娘就這樣長大，8歲已馴服野馬，親眼看見親人死在風雪中，父母遠去放牧，只能與老祖母相依為命。沒有遊戲機，沒有麥當勞，沒有電視手機，在祖父母、父母的歌聲中長大，長得這麼純潔、這麼高貴。

來自上海的孩子們，會和他們一起長大，在無垠的天地裏，孩子們得到的是什麼，草原人的心是海，還是草原，讓我們等一個香港導演用心拍攝成的電影，告訴大家，為什麼海的盡頭是草原。



此山中 鄧達智

# 小妖 Danny 大波強

小妖：一代名模，時裝設計大家姐文麗賢當年為陳百強起的花名，適用於熟絡小圈子。

Danny：連名帶姓，叫他陳百強的很多；選擇稱呼 Danny、Danny Chan、Danny 仔的更多（姓陳的藝人走紅日本有先天性的優勢；Agnes Chan 陳美齡、Jacky Chan 成龍、Danny Chan 陳百強亦頗受歡迎，Chan 發音跟呵護小朋友的助語詞 Chang 音近，惹人憐愛；Danny Chan 在日語，就是 Danny 仔。）

大波強：這號花名？更加小眾！曾經勵精圖治的起心肝改變本來天生文弱小男生形象，Danny 落力健身，亦見優秀成績；無奈加強蛋白食療，一日幾餐蛋白質沖劑，在私人教練督促發憤圖強下，將百「強」的內涵抖出來，胸肌、二頭肌、三頭肌……亮麗上場，拍過不少肯定他自己曾自自我陶醉的靚相，唱片封套設計曾經用之亮相。練手臂、練人魚線容易，尤其後生細仔；練壯實臀部、大腿，尤其小腿肌肉，除非父母這方面的遺傳基因優異，達至成果十分困難！

胸肌媲美肯德基雞胸肉，壯男多的是，遺憾下肢無聲無息繼續「香雞腳」者更加數之不盡。

Danny 鍛煉成果在胸，小圈子成員為鼓勵嘉賞，賜花名「大波強」；這號稱呼頗 MK，具江湖味，跟「Danny 仔」形成強烈對比，就是 Danny 自己邊指罵我們稱呼如此草根，亦無阻嘴角含春，不

乏微微笑意。

生於：1958年9月7日  
痛於：1993年10月25日  
待至明年秋天，你已肉身離開整整30年。

一眾已仙遊同代藝人朋友；阿梅（梅艷芳）與你常在心中，經常懷念。

明白做藝人這個角色不容易，閣下曾經有感而發：

昨天、今天，媒體如何寵你、錫你，粉絲如何追捧無補於事；每個「明天」一覺醒來，只怕媒體照相機的鏡頭移向別家苑，粉絲一哄而散，另有新的心頭好發展……還是瑪麗蓮夢露、占士甸、孟甘穆利奇利夫、阮玲玉走得早走得好，那麼年輕、那麼美麗不可方物。早走，一切雪藏冰封、永遠年輕、受歡迎程度永保，成為「傳奇」，永垂不朽！

那麼多「褲下之臣」追隨，原來的你卻如此寂寞，好幾次我參與尤其識你不多的外國朋友派對，沒有望著你嘖嘖稱奇的本地群眾，閣下反而自由在游刃有餘；這些片段，並非你的骨粉死忠得以看到，我亦自死，招呼大紅人並不容易，不可太遠更不可以太近，寧選若即若離，或時還要假以顏色給予訓示，不讓閣下跟得太貼……不因為你是 Danny（陳百強），因何人都一樣，行走江湖，誰又全心全意，放下利害盤算？

9月7日，再見又明年。



時光荏苒，只能從舊照片中回憶老友，（左起）陳百強、鄧達智、文麗賢。 作者供圖



冬陽天地 梁冬陽醫生

# 猴痘

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當世人還在面對新冠疫情繼續擴散之際又發現猴痘，之前以為山高皇帝遠，終於香港發現有第一單輸入個案，引起大家關注和擔心。

猴痘是一種由猴痘病毒引起的傳染病。人類如果被野生動物、其他靈長類動物和嚙齒動物等咬傷或抓傷，或直接接觸其體液，面對面接觸引致的飛沫傳播，直接的體液接觸，病毒可人傳人。或通過胎盤從母體傳播給胎兒引致先天性猴痘。潛伏期介乎5至21天。

以前我們小時候有種牛痘，這是世界上在傳染病的防疫史上最偉大的發明，之前天花奪去很多人的生命，即使死裏逃生也留有滿面痘皮，密密麻麻，一看就知道是患過天花。自從天花在全世界絕跡，1980年之後香港政府就取消了牛痘接種。而如果誰手臂或腿上有天花接種疤痕就知道這道人超過40歲了。不過天花的疤痕和卡介苗的疤痕有點相似但並不相同。不要混淆。

天花疫苗可85%預防。

防猴痘。由於在消滅天花後全世界停止了天花疫苗接種，所以40歲以下的人士可能較易感染猴痘。

根據衛生署的公布，猴痘症狀包括發燒、劇烈頭痛、肌肉痛和淋巴結腫大。於出現皮膚疹前，嚴重淋巴結腫大可以是猴痘的一個顯著特徵。自發燒後約1至3天，口腔內會出現潰瘍，身體其它部位會出現皮疹。10天至兩星期內全身會出現斑丘疹、水疱、膿疱、結痂。猴痘患者通常會自行痊癒。嚴重病例與病毒暴露程度、患者健康狀況和併發症的性質有關。病死率0至11%，多見於兒童或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士。

預防傳染病最重要是避免接觸，包括體液接觸、性行為等，一旦發現患者，要進行嚴格隔離。由於猴痘的潛伏期有三星期，所以隔離的日子要加長，幸好這一個病例還未出隔離酒店，沒有進入社區暫時未有密切接觸者，市民小心但不要太過擔心，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清潔雙手，佩戴口罩，如果酒店、醫院發現發燒和出現原因不明皮疹人士，最好戴手套和穿防護衣物以免傳染。



接種過牛痘的記認，是放光芒的疤痕！ 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 戴永夏

# 中秋玩月萬家樂

中秋節是我國四大傳統節日之一。這天晚上，明月當空，銀輝遍地，月亮最大、最圓、最亮、最美，成為節日的靈魂和中心。人們喜愛月亮，崇拜月亮，由此也產生了許多與月亮有關的節俗活動，「玩月」便是其中之一。

所謂「玩月」，就是伴着明月遊賞玩樂。此俗始於漢代，盛於唐宋。唐代歐陽詹在《玩月》詩序中說：「月可玩，玩月，古也。謝賦鮑詩，眺之亭前，亮之樓中，皆玩月也……」意思是說，月是可以玩的，玩月古已有之。比如謝靈運的《月賦》，鮑照的《玩月城西門廡中》，還有謝朓、庾亮的一些詩句中，都曾寫到玩月。《唐逸史》等書中記載的唐明皇中秋之夜遊覽月宮、觀看仙女跳「霓裳羽衣舞」的傳說，就是唐朝宮廷中秋玩月的縮影。當時在民間，玩月也很普遍。中秋之夜，為賞玩明月，富者多自搭綠樓，貧者多寄於酒樓，好遊者或登於山、或泛於水，文人賦詩，藝人說古，飲酒歡歌，唱酬娛樂，往往通宵達旦，極盡玩月之歡。

至宋代，中秋玩月之風更盛。南宋吳自牧在《夢粱錄》中，曾這樣描繪當時杭州城中的玩月情景：王孫公子，富家巨室，莫不登危樓，臨軒玩月。或開廣榭，玳筵羅列，琴瑟鏗鏘，酌酒高歌，以卜竟夕之歡。至如鋪席之家，亦登小月台，安排家宴，團圍子女，以酬佳節。雖陋巷貧窶之人，解衣市酒，勉強歡迎，不肯虛度。此夜天街賣買，直至五鼓，玩月遊人，至曉不絕。

宋代以後，中秋玩月之風少了些綺麗繁華，形式卻更加多樣。如江南各地，盛行「走月亮」之俗：中秋之夜，明月朗照，婦女們常盛裝打扮，三五相邀，踏月訪親，結伴閒遊。她們乘着明亮月色，或暢遊街市田陌，歡舞高歌；或進出佛寺尼庵，擺設香

案，望月禮拜，祈福求子。她們玩得興高采烈，樂以忘憂，直到雞聲啾啾，仍意興未盡。正如清顧祿在《清嘉錄》中所寫：（中秋月夜）婦女盛裝出遊，互相往還，或隨喜尼廟，雞聲啾啾，猶婆娑月下，謂「走月亮」。

清人蔡雲則在《吳歙，走月亮》一詩中詠道：木樨球壓鬢間香，兩兩三三姐妹行。行冷不嫌羅袖薄，路遙翻恨繡裙長。

在蘇州、上海等地，婦女們在中秋之夜出遊時，還要走過3座橋才能停下來，因而「走月亮」改叫「走三橋」。晚清王韜在《海陔冶遊錄》中，就曾寫到婦女「走三橋」的情景：八月十五，每家必燒斗香。至夕，傾城粉黛，結伴閒遊，踏月訪親，聽趾所至，謂之「走三橋」。以西園及蕊珠宮最盛。

這種「走三橋」之風，在明代就已很盛。明人陸坤在《走三橋詞》中曾形象地寫道：細娘分付後庭難，不到天明莫浪啼。走遍三橋燈已落，卻嫌羅襪污春泥。

在山東一些地區，中秋月夜更加平民化，也更貼近百姓的現實生活。玩月的形式，主要是「唱月」。

中秋節前，家家都做一餐祭月用的特製麵餅——「月」和「月鼓」。「月」形大，「月鼓」形小。「月」的製作方法是：把發酵好的麵團揉軟，分成3塊，分別用擀麵杖壓成圓餅；在兩層較厚的麵餅中間插上紅棗，再將另一塊薄的麵餅覆在上面。這塊薄的麵餅邊緣剪成蓮花瓣形狀，俗稱「雲肩」。覆上「雲肩」之後，再將各種麵塑黏在「雲肩」上。這些麵塑有「五福捧壽」（5隻蝙蝠圍繞一個「壽」字）、「喜報三元」（3個桂圓和一隻喜鵲）、「長命富貴」（花生與牡丹）、「長生不老」（花生與松枝）、「事事如意」（兩個柿子和一個如意）、「連生貴子」

（蓮花與桂花）、「嫦娥奔月」、「蟠桃獻壽」等等形狀，還要在上面裝飾小兔、刺蝟、小豬、老鼠、小鳥等圖案。將「月」蒸熟後，再以各樣顏色繪畫，整個麵餅花團錦簇，栩栩如生。「月鼓」與「月」同時製作，形制較「月」小，但數量很多，每個也都用麵花裝飾，一樣的繪畫染色。一個大「月」，跟着許多「月鼓」。到了中秋晚上，月亮升起時，孩子們便上街「唱月」（也叫「念月」）：每人端着一個用高粱糜子編的淺筐，各家都選一個最好看的「月」放在筐中，在大人的陪伴下來到大街上，迎着初升的圓月邊走邊唱：

唱月來，唱月來，來年日子好過來！  
蒸月來，蒸月來，一斗麥子一個來！  
唱月餅，唱月餅，明年還是好年景！  
「唱月」之後是「比月」。孩子們聚集到廣闊的街口，每個人都揭去蓋在「月」上的蓖麻葉，互相比較、評點。最後，由年齡大、威望高的老奶媽出面，評出最好的一個「月」，稱為「月王」。「比月」之後是「食月」：先由「月王」得主的後子端着「月王」請大家欣賞，接受大家的讚揚和祝福；然後把「月王」掰成數份分給眾人品嚐，先給老人，再給小孩，最後給新媳婦、姑娘。「食月」完畢，孩子們一人手上托一個「月鼓」，歡跳玩耍，邊跳邊唱：

月月光光，小兒燒香。  
月明圓圓，小兒玩玩……

孩子們玩月玩到極致時，便在村頭點起蒿子秸稈，擊在手中，用力搖搖，遠遠望去，如金球、如火龍，俗稱點「蒿子燈」。這明亮的燈火最能表達小孩玩月的歡樂心情。清代文人郭麟曾作《竹枝詞》描述兒童「玩月」的情景，詩云：

中秋難得是晴天，金粟香飄幾處傳。  
待到一輪月上，小兒齊唱月光圓。



作業簿 林作

# 職業無分貴賤

我認為，職業沒有貴賤之分，但收入卻有高低之分。一切要從2019年說起。我在2015年成為執業大律師，同年參選區議會選舉。湊巧的是，當時的女朋友在我參選前兩個月，選擇參選香港小姐。於是娛樂版記者和時事版記者趁著這千載難逢的機會，交叉報道我倆，頓時令我成為2015年整個區議會選舉最多媒體報道的人選。

這是當時令我聲名大噪、廣為人識的原因。有人說我是因為港姐男友這身份而為人認識，但事實上僅僅和港姐冠軍拍拖，是不會成名的。幾乎每一屆港姐冠軍季軍都會有男友吧？不過，這確實影響了我的大律師生涯，因為香港大律師行業很重視低調。大律師可能是全港所有行業裏面最重視專業感的。除了政治工作及教學外，律師是不可以涉及任何副業的，除非獲得大律師公會之批准。而絕大部分客戶，都不想找一個並非因為法律專業而出名的大律師——華人本身已經不喜歡跟官司沾上任何關係，如果代表他的大律師像一個大明星般出名，豈不是會讓他的案件，也就是說他的情況更廣為人知？

隨著我的知名度愈來愈高，我開始接觸到大律師界別以外的人，社交愈來愈廣闊之餘，也認識了更多事業發展的可能性。2017年，我得知兩位大律師前輩因不同原因被告上了法庭，需要向法院披露自己的收入。兩位都是年資20年左右的大前輩，在行內具有相當知名度。結果，兩位都誠實申

報了他們大概是每個月20萬元不到。當時的我得知前輩的收入後，便下定決心向外闖。大律師是個極度不透明的行業，收費是海鮮價。我的一位律師朋友近年跟我說，刑事大律師新人，執業頭兩年平均每年可以回本已經不錯，難以有什麼淨收入。

有人說如果我堅持下去，幾年後收入可能就會提高。我並不這麼想，我認為大律師行業已是夕陽行業，如果想追求財富的話，實在有很多更好的方式。事實上在我離開的同時，跟我有類似背景的兩位師兄師姐也離開了，而在我離開幾年後，我發現有更多我的牛津同學、大律師時期的同事，也都離開了。總之在2017年，我執業快到兩年的時候，就決定要找更好的機會。因為自幼受母親熏陶的緣故，我從來不認為行業有貴賤之分，但收入卻有高低之別。我真正的不愁沒有機會。因緣際會下，我竟然在一個月內獲得3份工作：

1. 娛樂公司開出的藝人合約，底薪每個月數萬港元，為期4年。
2. 上市公司執行董事，每個月有固定薪金，不低於5位數字，為期3年。
3. 大型補習學校英文補習老師，沒有底薪，但平均每個月佣金大約有6位數字。

這麼一來，我從自負盈虧的大律師行業，每個月因為要租用中環「豪宅」辦公室加秘書及雜費而需支出大約5萬港元，搖身一變成為每月收入接近20萬的人，已然超越那兩位大律師前輩，對於27歲的我，是足夠吸引的。



演藝蝶影 小蝶

# 懷念4位「業餘」前輩

上星期提到我為編寫《重踏香港業餘話劇社昔日足跡》而到北美的3個城市訪問。由於篇幅不夠，我還有一個城市未寫。

猜到是哪一個北美洲城市嗎？對，怎能少了香港人最愛移民的城市之一溫哥華？

我在溫哥華見到小時候電視劇常客承彩姐（朱承彩），這位螢幕上文靜秀氣的「表妹」，真人與我記憶中那份溫柔。與她談話，很難不感受到她那份溫柔。她在1993年移民到溫哥華，從此息影。訪問結束後，我挽著她的臂彎在街上走了一會，近距離地望著她。想到她告訴我她在彼邦有一個愉快的家庭，我知道她是真的開心的，因為她渾身洋溢著那股幸福感驅不了人。

在溫哥華我也拜訪了報華哥（袁報華）和玉珍姐（成玉珍）夫婦。兩位前輩知道我快到達他們的家，早已站在門前歡迎我，足見他們熱情好客和沒有架子。在他們舒適的高所內，我們圍著大餐桌談「業餘」。報華哥告訴我他在「業餘」的點點滴滴，玉珍姐幫忙翻查資料和照片。就是那個下午，我們結下了友誼。之後我們通訊

不絕，我常常麻煩玉珍姐提供或查核資料，有時互報近況。他們兩次回港，我們也有見面。

事實上，報華哥早已患上腦退化症。可是，訪問他的那個下午，他恍若如有神助，所有與「業餘」有關的事情都記得清清楚楚，巨細無遺。那一刻，我已經肯定「業餘」的一段日子正是他一生中最難忘，所以他才會用心記著。可惜的是，報華哥在去年離世了，再也聽不到他談由光緒演至小太監的故事了。

從北美洲返港後，我又開展了「業餘」的香港之旅。移民外地的社員前輩很多，留在香港的則更多。我記得我第一個香港訪問對象是振華哥（陳振華）和麗冰姐（邱麗冰）。大家一定猜不到我們的訪問是在哪兒進行？是在醫院內的私人病房。原來振華哥那數年身體抱恙，他和麗冰姐為了幫助我盡快完成工作，便叫我到病房與他們見面。那天振華哥穿了白色中山裝，架上鴛鴦形狀的黑框眼鏡；麗冰姐一身白洋裙，頭戴英國淑女的帽子，二人就是一對飄逸出塵的璧人。我們從病房談至樓下咖啡廳，又再返回病房，直談了3個多小時。

之後，我和兩位前輩不時茶敘，我很愛聽振

華哥談他的演戲和命理工作。他仍有很多東西想做，更希望我能幫忙他實現計劃。可是，在一個深夜，他突然撒手人寰，以後我只得聽麗冰姐述說的故事了。

還有兩位離開了我們的「業餘」前輩。第一位是天叔（梁天）。我之前曾在這兒寫過我登門拜訪他的那個故事。他與報華哥一樣，患上腦退化症多年。數十年來，他一直住在九龍城的唐樓之內。我訪問他時，他早已不記得我是誰，但他仍然開心地讓我再次走進他的家回答我的提問。不過，他連回答關於他扮演李連英的問題也感吃力。我索性改為與他唱歌，唱他的首本名曲《金絲雀》和《秋海棠》，陪伴老人家度過一個愉快的下午。

第二位是Lily姐（梁舜燕）。我之前數年常常與她見面，聽她談她的演藝人生。所以，我就「業餘」訪問她並不是在某處進行。有時在她的家中，有時在茶樓或咖啡廳。Lily姐是「業餘」的創社社員之一，可是她只對演戲有興趣，不太清楚劇社的歷史。

我與這班前輩較遲緣結，只能在他們生命的最後數年認識他們。雖然可惜，卻也無奈。